

九禽奇冤

出版者的話

『九命奇冤』是晚清著名小說家吳趼人的優秀作品之一。故事發生在滿清雍正年間，敘述廣東番禺縣有姓梁與姓凌的兩家親戚，因『風水』問題，受了壞人的挑撥，以致漸成仇敵。梁家爲人忠厚，對凌家的侵擾、尋釁，一再讓步；但凌家得寸進尺，不肯罷休，並在一天晚上，率盜縱火燒死梁家八口。梁天來忍無可忍，只得向知縣、太守、按察等告狀；乞丐張鳳仗義作證，官府受凌家賄賂，反誣張鳳挾嫌，也將他活活打死，造成九命冤案。梁天來在悲憤之餘，再向巡撫控告，終因凌家到處行賄，未得平反。後來梁天來上京告御狀，才由雍正派一位廉明的欽差前往查辦，使沉冤得到昭雪。

『九命奇冤』是一部暴露小說。

一般人多以爲雍正時代是滿清封建王朝的清明盛世；吏治嚴明，官吏清廉，人民安居樂業；其實，封建王朝的所謂『清明盛世』，只是空有其表，當時官吏的貪污腐敗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作者在第一回裏說：『……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間。這位雍正皇帝，據故老相傳，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於國計民生上，十分用心，懲治那暴官污吏，也十分嚴厲，並且又明見萬里，無奸不燭。至今說起來，大家都說是雍正朝的吏治，是頂好的。然而這個故事，後來鬧成一個極大案子，却是貪官污吏，佈滿廣東，弄得天日無光，無異黑暗地獄。却不遲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時候，豈不又是一件奇事？』

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滿清雍正朝所抱的態度：他不但徹底地抨擊了這個所謂『頂

好的吏治』，而且也無情地諷刺了這位『英明神武的皇帝』的政績。正如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說史中所說：『吳趼人要寫的，是最清明的時代最黑暗的事。』

在故事情節的發展裏，作者很自然地穿插進去一些迷信：『風水』、『算命』。雖然作者對這些東西未作正面的批判，但通過這篇故事，使讀者可以了解到『風水』、『算命』等完全是騙人的玩意兒。這樣，作者就達到了揭發封建迷信荒誕無稽的目的。

我們認為『九命奇冤』是一部較好的小說，因此把它重新校訂出版。

目

次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亂哄哄強盜作先聲
廣源店股東拆股
接京函陳大人賣關節
盼鄉榜焦心似沸
論柴米家庭現醜態
鼠牙雀角宗孔穿墻
假三千債搶三百銀強徒得意
明恩怨夫妻大鬧
贈衣銀賢母憐貧
遇重喪惡棍大遷殯
裕耕堂一場惡鬧
黃千總有意縱強徒
爵興宗孔雙薦兒徒
三德號大有定奇謀
堂前設惡誓大有劫盟
區爵興當筵儼行軍令
聞凶耗梁天來氣死

優悠悠閒文標引首
馬鞍街星士談星
除孝服凌貴興考鄉科
講風水信口開河
恣鼓簧中表動爭端
虎噬狼吞爵興設計
打五巴掌換五担米鄉老便宜
盡慈孝母子傷心
縊羅巾淑媛謝世
代和事奸徒快中飽
區爵興兩次私肥
凌貴興親身行搶劫
葉盛簡當一場敗北
裕耕堂爵興詐酬謝
窗外聽私言張鳳報信
凌祈伯臨陣却用火攻
破石室黃知縣驗屍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張阿鳳挺身作證
憤奇冤天來初告狀
簡勒先智使舅老爺
千金且向閨中送
輕財色張阿鳳拒賊
劉太守誤聽一席話
施智伯發議天和行
折毛錐智伯辭陽世
楊巡捕勇擒大有
一道旨調去兩廣督
大張華筵偏是幸災樂禍
妙算無遺爵興再點將
拐鉅款喜來遁跡
眷懷故舊蔡顯洪贈金
梁天來度嶺走長途
探案情沛之入虎穴
林大有平空被捕
下監牢強徒納悶
留後嗣原告代求恩

施智伯仗義贈詞.....七八
行重賄勒先訪官親.....八三
殷儒人大鬧黃知縣.....八七
八命初沉海底冤.....九三
買珠釧鮑師爺受賄.....九七
焦按察故沉九命冤.....一〇二
凌貴興夜宿巡撫衙.....一〇七
聽童謠制台察冤情.....一一一
孔制台夜審喜來.....一一六
十萬金再沉九命冤.....一二一
傳來警信頓教胆戰心驚.....一二六
屬垣有耳阿七聽私言.....一三〇
進京都爵興登程.....一三五
憐憫奇冤蘇沛之仗義.....一四〇
林大有書房獻密計.....一四四
擬行賄李豐走西江.....一四九
凌貴興黑夜遭擒.....一五三
自出首李豐獻謀.....一五八
定罪名欽差結冤案.....一六三

九命奇冤

第一回 亂哄哄強盜作先聲 慢悠悠閒文標引首

『噲！夥計！到了地頭了！你看大門緊閉，用甚麼法子攻打？』『呸！蠢材！這區區兩扇木門，還攻打不開麼？來，來，來！拿我的鐵錘來！』『砰！砰！砰！好響呀！』『好了，好了！頭門開了！——呀！這二門是個鐵門，怎麼處呢？』『轟！』好了，好了！這響砲是林大哥到了。『林大哥！這裏兩扇鐵牢門，攻打不開呢！』『唔！俺老林橫行江湖十多年，不信有攻不開的鐵門，待俺看來。——呸！這個算甚麼，快拿牛油柴草來，兄弟們一齊放火，鐵燒熱了，就軟了！』『放火呀！』劈劈拍拍，一陣火星亂迸。『柴草燒他不紅，快些拿木炭來！』『好了，有點紅了，兄弟們快攻打呀！』豁！豁！豁！『門樓倒下來了，搶進去呀！』『噢！怪道人說梁家石室，原來門也是石的。』『林大哥！鐵門是用火攻開了！這石門只怕火力難施，又有甚麼妙法？』『呸！衆兄弟們有的是刀錘斧鑿，還不併力向前，少停，凌大爺來了，倘使還沒有攻開，拿甚麼領賞！』『是呀，我們併力攻打上去，不怕他銅牆鐵壁！』好忙呀，刀兒，錘兒，斧子，鑿子，一齊亂下。『好了，我這裏打下指頭大的一點來了！』『我這裏芝麻大一點也沒有動呢！』『噯！攻了大半個時辰了！我老林打家劫舍，也不知經過幾百回，却沒有經過這樣爲難的事，兄弟們不要白費力了，沒個法兒，用軟梯上去吧！』『不中用！這一個石室，沒有天井，就有兩個窗戶，也不過一尺來高，四五寸寬，哪裏進得去！』『那麼，我們掘地道來！』『也沒用，這個牢房，是我老子在生的時候承造的，他常常說

起，說這牢房底下，四圍打了一丈二尺深的沙椿呢。」「這可難了！」轟！轟！轟！「這是三響號砲，凌大爺到了！」『凌大爺，這石室攻打不開，還求示下！』『嚇！你們在我跟前誇了嘴，此刻鬧到騎虎難下，難道就罷了麼？』『大爺不要動怒！我老林還有一條妙計！』『快點說來。』『好在大爺不是要取他錢財，……』『我大爺有的是銅山金穴，要他錢財做甚麼？這個不消說得！』『只要結果他一家性命，我老林還有一條妙計，不須打破他這牢房，便可以殺他個寸草不留！』『也罷！我本來只要殺了他弟兄兩個，爭奈他全不知機，只得一不做二不休的了！老林！你就施展你那妙計吧！』『兄弟們搬過柴草來，澆上桐油，就在這門前燒起來，拿風箱過來，在門縫裏噴煙進去，……阿七！你飛簷走壁的功夫，還使得麼？』『老實說，我雖然吃了兩口鴉片煙，這個本領是從小學就的，哪裏就肯忘記了！』『既這麼着，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戶，都用柴草塞住了，點上一把火。』『可以，我就幹這個。』『凌大爺！這裏有馬鞭，你且坐在上風一邊，看俺老林成功也！兄弟們快來動手！』好熱鬧呀。怎見得？——

毒霧迷天，濃煙匝地，風過處紅火簇簇，火低時黑氣騰騰，添柴草的奮不顧身，遑問焦頭可慮；拉風箱的亂抒雙臂，不辭爛額之勞。四壁廂犬吠雞飛，一霎時神號鬼哭。儘任他鑼聲震地，官軍赴援無人。只聽得砲響連天，賊徒聲勢愈大。桐油煙臭惡難聞，向石門縫中鑽去；催命符容情不得，從閻羅殿上頻來。叫爾室中衆人，化作冥司羣鬼。縱不似北京的掛爐燒鴨，也要做江南的異味薰魚。

『這會燒够了兩個多時辰了！大約此刻已有四更多天，這牢房裏的人，是活不成功的了！凌大爺！我們散吧！』『好呀！這正是「鞭敲金鑼響，人唱凱旋歌」，走呀！打轎子過來！』哄哄哄！

陣散了，這一散不打緊，只是鬧出一段九命奇冤的大案子來了。

噯！看官們，看我這沒頭沒腦的忽然敘了這麼一段強盜打劫的故事，那個主使的甚麼凌大爺，又是家有銅山金穴的，志不在錢財，只想弄殺石室中人，這又是甚麼緣故？想看官們看了，必定納悶。我要是照這樣沒頭沒腦的敘下去，只怕看完了這部書，還不得明白呢。待我且把這部書的來歷，以及這件事的時代出處，表敘出來，庶免看官們納悶。

話說這件故事出在廣東，我開得各處的人，都說廣東強盜多，廣東果然強盜多，這句話我也不能代廣東人諱；但是大凡做強盜的人，無非是些無賴地痞，亡命少年，從沒有坐擁厚資，名列縉紳，也去做強盜的道理。然而這件事，却是一個坐擁厚資的人去做強盜，並且這個人雖然不是甚麼闊名門的子弟，却也是納監讀書，充做書香人家的人。似他這等人，也做了強盜，豈不是一件奇事？並且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間，這位雍正皇帝，據故老相傳，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於國計民生上，十分用心，懲治那暴官污吏，也十分嚴厲，並且又明見萬里，無奸不燭。至今說起來，大家都說雍正朝的吏治是頂好的。然而這個故事，後來鬧成一個極大案子，却是貪官污吏，佈滿廣東，弄到天日無光，無異黑暗地獄；却不遲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時候，豈不又是一件奇事？

要知道這件奇事的細情，待我慢慢一回一回的表敘出來，便知分曉。

第二回 廣源店股東拆股 馬鞍山星士談星

却說廣東素稱繁盛之區，向來商賈雲集，百貨流通，從前海路未通，往來北省的人，多是取道江西。這江西與廣東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南雄嶺，這南雄嶺是廣東省南雄州所屬的地方，過往之人，都

要在此地經過，因此朝廷就在這個所在，設立稅關，徵收關稅，南雄地方，就成了個南北通衢，客商輻輳，那些多財善賈之流，多在那裏開行設店。

內中單表一家綢緞舖子，招牌是『廣源字號』。這廣源是郎舅兩個合夥開設的，一個姓梁，名叫朝大，一個姓凌，名叫宗客，都是廣州府番禺縣人氏。這凌宗客就是朝大的妻舅，郎舅二人，情投意合，生意也十分茂盛。後來宗客在別處發了一票大大的橫財，先就回到省城去安閒度日，所有南雄生意，都歸與朝大經管。不料樂極生悲，這凌宗客發了大財之後，安享得沒有幾時，就嗚呼哀哉了。遺下一子，名叫貴興，表字祈伯，向來下帷讀書，納粟入監，以爲考鄉場地步。此時丁了憂，正好廬墓讀禮。誰知過得年餘，梁朝大在南雄，也一病身亡。朝大兩個兒子，長名天來，次名君來，其時正在番禺譚村居住。一朝得訃，不必說，自是星夜奔喪而去。到得南雄，料理喪事已畢，細查近年生意，却是日見清淡。兄弟二人商量道：『母親年紀已高，我們不便遠離，設店在此，沒人經管，也不成事。凌表弟他向來讀書，未必肯來經理，不如寫信通知與他，請他來此，眼同盤頂與別人。盤出多少現銀，我們照老股公攤，一來免了這頭牽掛，二來得了現銀，我們回到省城，也好再圖別業，想凌表弟也未必不肯。』商量定了，就寫了封信，去通知凌貴興，貴興得信，果然來了。

兄弟兩個，再把上項主意，訴說一番，貴興也點頭應允。當下三人定了主見，就招人盤受，不多幾天，交易都算清了，自然都是二一添作五的分了。只剩下二十四個玉石花盆，及一堂花梨木椅桌，因爲議價不合，還沒有受主。天來同貴興商量道：『我們不能爲了這兩樣東西，只管耽擱，好在這個大家都用得着的，不如我們兩家分了吧。』貴興道：『好好的全副東西，分散了就可惜了！不如我們兩個投票估價，出得價高的，拿出錢來，拿了東西去，拿不着東錢的，可得了那價錢，豈不是好！』

天來道：『表弟高見不差。』於是兩人各各寫了投票，交了出來，遞了證人，當衆拆開。天來出的是一百零五兩，貴興只出了八十兩，天來馬上去兌了一百零五兩銀子，親手交與貴興，貴興不覺後悔起來，對天來道：『這兩樣東西，弟倒也心愛，只因一向在家讀書，不知物價，所以出得賤些。如今我多加五兩，共作一百十兩，請表兄讓與弟用如何？』天來本是無可無不可之人，當下正欲答言，尚未開口。那旁邊一個做中證的老夥計道：『這可使不得！當衆投票，是極公正之事，此刻票已開了，又來加價，起初又何必投票呢！倒是當面講價的好了！與其開了票之後，再來加價，又何必開票呢？不是徒然多此一舉麼？並且凌世兄當面加得，梁世兄自然也當面加得。倘使梁世兄也是心愛此物，也加起價來，豈不成了個爭端麼？依我看來，還是依投票之價，梁世兄得去爲是，免得因此些微小事，你兩家中表，起了爭端。此是老夫愚見，依與不依，聽憑你們二位尊裁！』衆人齊聲道：『老丈之言甚是！倘不如此，我們今天承邀作證人，也是白白多此一舉了！』貴興迫於衆論，不得已接了天來銀子，快快不已。當下諸事停當，表兄弟三人，一同買舟返省。天來兄弟，自回譚村不提。

且說貴興與天來分手之後，只叫家人僱人挑了行李回去，他自己却散步街頭。偶然走過馬鞍街，只見一家門首，圍着許多人觀看。貴興抬頭看時，只見那家門首，掛着一面簇新招牌，寫着『江西馬半仙，專參六壬神課，兼精命相，陰陽地理』十九個字。貴興看罷，心中暗想，我向來在此走過，未見有此，想是新到的，何妨前去領教他一回呢？想罷上前，分開衆人，走到門內。只見屋內擺着一個課壇，上面坐着一人，頭戴瓜皮小帽，身穿藍布長衫，外面罩着一件天青羽毛對襟馬褂，頸上還圍着一條玉藍綾子兒硬領，黑黑兒，瘦瘦兒，一張尖臉，嘴唇上留着兩撇金黃色的八字鬍子，鼻子上架着一個玳瑁邊黃銅脚的老花眼鏡，左手拿着一枝三尺來長的竹旱煙管，嘴裏吸着，鼻子裏一陣一陣

的煙噴出來。右手拿着一柄白紙面黃竹骨的摺疊扇，半開半合，似搖不搖的，身體在那裏晃着。隔着那眼鏡上的兩片水晶，看見他那雙三角眼睛，一閃一閃的，乍開乍閉。貴興向前拱手道：『先生請了！』馬半仙聽見招呼，連忙呵了一呵腰，左手放下煙管，把鼻子上的眼鏡除了一除，嘴裏也說：『請了請了。』一面說着，也向貴興打量一番，只見他生成一張嫩白臉兒，滴溜滴溜的一雙小眼珠兒，薄薄的嘴唇兒，高高兒的顴骨，露露兒的鼻孔，頭戴細黑布的瓜皮小帽，上頭綴着個核桃大的藍帽結子（粵俗：素服，帽結用藍不用白），帽簷上面，却綴上一塊天藍寶石的帽準，身穿細機嫩藍布長衫，手執一把宮扇式的紈扇，腳上蹬一雙挖花京式素鞋，那鞋底兒足有一寸多厚，舉止浮動。打量過了，心中早有了主意，一面低下頭來，在桌子底下拉出一把凳子來，說聲『請坐』。貴興也不謙讓，就便坐下，嘴裏說道：『先生敢是初到敝地，難得多才多藝，特來請教算一個八字。』馬半仙道：『如此請教貴造。』貴興便將生辰八字，一一告知；半仙戴上眼鏡，提起筆寫了出來，起了四柱，側着頭，看了一會，又輪着指頭掐了一會，放下筆來，除下了眼鏡，捋了捋鬚鬚，打了一聲咳嗽，雙眼望着貴興道：『貴造是一個富貴雙全的八字，小弟在江湖上代人算命，已有二十多年，似這般八字，却也不會遇過幾個。還記得十五年前，小弟到北京去，有人拿了一個八字來算，我算得他非但富貴雙全，並且才兼文武，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只有一件奇怪，他到了晚年，有一步運，遇了七煞陽刃，據飛星刻度算去，恰好那兩年，又是喪門、披麻、亡神、白虎、暴敗、天狗、天哭等星宿，應該不得善終，要過刀而亡的。然而好的我就依書講命，一齊說了，到了後來那一步運，我只得說是恐怕要有點小耗失，起居出入，要謹慎些。你想我們江湖上人，只這句話，就是教人趨避的了，然而算的時候，我可並不知道是哪個的八字。到後來方纔有人告訴我，說是年羹堯大將軍的八字。那時我自己還不

相信，怎麼像年大將軍那樣榮華富貴，會過刀而死呢？這個八字一定算得不靈了，一定是我的功夫不精了。誰知康熙皇帝駕崩了，如今這位雍正爺登位，不多幾時，就把這位年大將軍殺了！那時小弟纔敢自己佩服自己，一點兒也不會算錯。今日看了貴造，功名富貴，雖然未必及得到年大將軍那樣，然而不是恭維的話，這狀元、宰相、封侯伯，是逃走不去了，並且越到晚運越好。不說別的，就是這日坐文昌，主生貴子，這一層那晚運是不必說的了。據這麼看去，貴造比年大將軍還高十倍呢！」

一席話說得貴興手舞足蹈起來，問道：「請先生批個大批，要多少筆金呢？」半仙道：「據貴造而論，一生事業不少，一個大批，說不盡許多，不如批個成本的好。」貴興道：「就批個成本，不知要多少筆金？」半仙道：「小弟這裏的規矩，平常人來算，批成本是五錢銀子，若是大貧大賤的八字，我算出了，就一文不要，送他一本，等他好趨吉避凶。要是大富大貴的命，也要叨光酌加一點，我可是不爭論的，只看來人器量如何。俗語說的好，「量大福大」，我也不必爭，那大量的人，也斷不會難爲我的。」貴興拍手道：「好好！我就送你一兩銀子筆金，費心同我批個成本，但不知幾天可以批得好？」半仙道：「批成本的，不是含糊可以了事，先要考定太陰、太陽、經緯，追究胎元、胎息，參考七政、四餘、飛星、刻度，還要裝地盤神煞，考查流年小限，以斷定一生衣祿。大約十天之後，方可應命。」貴興道：「不要緊，就是十天，十天之後，我叫人來取就是了。」說罷，送上一兩筆金，半仙也不推辭，就便收了，又說道：「倘不見棄，小弟還當奉贈一相，是不取相金的。」貴興道：「先生是多才多藝！招牌上還有陰陽地理，想必也是高明？」半仙道：「不敢！小弟在家鄉時，單就因爲看風水看的靈，因此人家送與小弟一個誦號，叫做「鑽穿石」……」

半仙還要再說時，忽見一個小廝走來，對着貴興請一個安，道：「大爺回來了，爲何不到家裏去，

隔壁陳大人來拜候呢。』貴興聽了，便立起來，辭了馬半仙，帶着小廝回去。不知陳大人是甚麼人，來拜貴興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接京函陳大人賣關節 除孝服凌貴興考鄉科

却說凌貴興別過馬半仙，帶了小廝，回家而去，一路上細問：『陳大人找我有何事故？』那小廝名喚喜來，說小也不小了，年紀也有十五六歲了，貴興向來以心腹相待。當下喜來便答道：『小人也不知有甚麼事，自從大爺動身的第二天，就來過，小人回他說，大爺到南雄去了，他問幾時回來，小人回說不知，從此之後，他三天一次，五天一次的來打聽。今天看見行李回來，他就過來了，在書房坐等了許久，不見大爺回去。小人便出來尋訪，正在沒有尋處，恰好遇見大宅那邊的易行太爺，說是看見大爺在這裏算命呢，小人便尋得來。』一面說着，回到家中，貴興即到書房與陳大人相見。

原來這陳大人是浙江人氏，本來是一個翰林院編修，放過一任學政，因此人家都叫他陳大人。後來因為犯了清議，被御史參了一本，奉旨革職。他革職之後，羨慕廣東地方繁華，就到廣東住下。賃居的房屋，恰在貴興隔壁，彼此鄰舍，常有往來。此番來尋貴興，却是另有一事。

當下彼此相見，寒暄已畢，陳大人湊近一步說道：『前幾天屢次奉訪，又值老兄公出未回，……』貴興便搶着問道：『不知有何見教？』陳大人道：『弟接了京裏一位同年的信，這位同年姓王，名字呢，此時却不便說出來。明年是雍正四年丙午鄉試年期，這位敝同年，是當今文華殿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的得意門生，已經暗暗的許了他一個廣東主考，因寫信與弟，要賣一兩個關節。弟在貴省，是個客居，這賣關節是重大的事，哪裏好去張揚起來，說我有關節賣呢？因此特來與老兄商量，看有人

肯買沒有？」貴興聽了，暗暗歡喜道：『馬半仙之言驗矣！屈指一算，自己恰好明年五月就滿服了。』因對陳大人道：『不知這個關節，怎麼買法？有甚麼憑據？』陳大人道：『老兄沒有幹過這等事，無怪不知此中玄妙。譬如講定了價錢，只要他說給你幾個字，你就牢牢的記着，等下場的時候，你却把他說的那幾個字，嵌在首藝的破題裏面，他看見了，自然就取中了。』貴興道：『此刻不能同主考官當面，又怎麼行呢？』陳大人道：『這也容易！倘是有人買了，少不得我要進京走一次，就是我說給他幾個字，也可以使得。只要我到京之後，把那說的幾個字告訴了做同年，也是一樣的。』貴興道：『不知要多少價錢？』陳大人道：『中一名舉人，是五千銀子，我做中人的，也要一千五百的酬勞。要是想中經魁，却要一萬銀子，我的酬勞也要三千，這是我這裏的實價。老兄去賣得多少，是老兄的好處，我也不管。』貴興沉吟道：『這不太貴麼？』陳大人道：『看着像貴，其實熱心科名的人看起來，也並不貴。並且貴省的舉人，比別省來得體面，一朝中了舉人，上自衙門差役，下至賭館娼寮，哪一處不來巴結奉承，豈不威風！就是鄉黨有事，出來理論理論，或者同人家說件把訟事，到衙門裏去，地方官也不敢怠慢……』

一席話說得貴興興致勃勃，便道：『既然如此，也不必去找別人，就是我来買了，豈不是好！不過單爲我一個，要勞動大人走一次北京，未免勞駕了。』陳大人道：『不瞞老兄說，弟這裏已經有了兩個舉人了。再能有兩個舉人，或者有了一個經魁，湊够二萬銀子，我就動身了。』貴興直跳起來道：『大人放心！我就認了一個經魁。不知大人幾時動身，便當兌銀子過去。』陳大人道：『老兄禁聲，這是何等事，豈可這樣大呼小叫！叫別人聽去，還了得麼！』貴興連忙住口，便請教何日動身。陳大人道：『老兄這裏，既然應了一名經魁，第三五日內，就要預備動身，雖然爲時尚早，然而恐

怕路上有意外的耽擱。二來到了北京，幹停妥了，也要早日給這裏一個信，大家也好放心。」貴興又躊躇道：「萬一貴同年放不着做省主考，就怎樣呢？」陳大人道：「這個自然他會打算。既是放了別人，他也可以臨時轉賣出去，他也落着點回用，好歹總保你這裏不落空就是了。」

當下計議停當，貴興便轉入內堂，與妻子何氏相見，妹子桂仙，過來給哥哥請安道乏，問了些南雄景緻。貴興對何氏道：「好叫娘子得知，今日回家，遇了一件大喜事，娘子要準備做舉人奶奶了！」何氏笑道：「鄉試還要等到明年，怎麼就好準備起來？並且相公還丁着憂呢，哪能下場？」貴興道：「娘子！你怎麼把日子都過昏了？我們明年五月裏，就要滿服了呀！」說罷，又把陳大人賣關節的話，一一告知。何氏道：「中個舉人，雖然是好，只是丟了一萬多銀子呢。」貴興拍手道：「娘子好，沒打算，你想我們凌家，向來不甚發達，明年鄉科闈姓，買「凌」字的人一定少。加以陳大人那裏，已經有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姓甚麼，我明日索性去問了來，明年闈姓，我重重的買上了這三個字，怕我不在這闈姓裏面，撈回來麼？只怕還有利呢！」

正說話間，喜來進說道：「大宅的易行太爺來了，說給大爺請安呢。」貴興道：「他來了無非又是借柴借米，我不見他。你只說我路上辛苦，已經睡了。」喜來翻身出去。桂仙道：「易行叔叔，光景艱難，縱使他來求借，也是不多的，自己一家人，哥哥何苦如此！」貴興道：「妹子有所不知，這個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見了人掀起一張嘴，除了告幫求借，再沒有第二句說話，我不願意見他。不比二宅的宗孔叔叔，他一樣是個窮光蛋，却是會說會笑，又肯替人出力辦事。像宗孔叔叔那樣，我就常常幫助他，也是情願的。」桂仙聽了，就不言語了。

閒話少提，且說貴興過得一天，就去打了一張一萬兩的匯票，又取了三千兩現銀，到陳大人那裏

去回拜，一面交託這件事，要了關節的幾個字，又問了那兩個舉人的姓，準備買闖姓，撈本賺利；又說道：『大人進京，費心代我多多拜上王大人，明年倘能中個解元，我還準備一萬兩的贊敬在這裏呢。』陳大人照數收下，先向貴興道喜，貴興更是樂不可支。再過一天，又置酒與陳大人餞行，陳大人又教了他在就近買薦卷、買謄錄等事，貴興一一謹記在心。送過陳大人後，不知不覺，過了十天，便叫喜來到馬半仙處取批的命本。半仙見了喜來，送茶送煙的同他交談起來，用言語打聽了好些貴興家事，臨了纔說：『這幾天實在太忙，還不曾批好，再過三天就有了。』喜來只得回覆貴興。過了三天，再去取來，貴興一看，上面批的他丙午年就要發解，丁未年連捷，大魁天下，某年開坊，某年大拜。看的貴興手舞足蹈，如同瘋子一般，嘴裏只說：『這位先生真說得靈！』

正在那裏樂不可支的時候，他的族叔宗孔來了，說道：『姪老爹！樂甚麼呢？想是有了甚麼得意的事了，何不告訴我聽聽，讓我也幫着姪老爹樂他一樂呀！』貴興道：『叔父有所不知，想我從小時候，我父親就叫人同我算過多少命，都是說我甚麼三刑、六害，甚麼血光、陽刃，都是一片放屁胡說，哪裏有一個靈的？你看這個馬半仙算的纔靈呢！』宗孔接過來，識一半不識一半的看了一遍，道：『丙午……明年就是丙午呀！他說要發解，不知要解到哪裏去呢？』貴興笑道：『怎麼叔父不懂這個！』又伸出一個大拇指來道：『「發解」是說我明年要中解元！』宗孔聽了，連忙深深作了一揖道：『恭喜姪老爹！』貴興哈哈大笑，宗孔又道：『中了解元之後，怎麼丁未年又要大鬼天下呢？』貴興益發笑不可抑道：『這是個「魁」字，不是「鬼」字。』宗孔道：『就是「魁」字我也不懂呀。』貴興又伸出一個大拇指來道：『這個字嗎？是狀元！』宗孔嚇得一骨碌爬下來，對着貴興叩頭，貴興連忙扶起。宗孔道：『阿彌陀佛！這個我也來不及道喜了！果然如此，莫說我宗孔沾』

了姪老爹的光了，是凌家祖宗，只怕也要沾點姪老爹的光了！」貴興道：「豈但如此！我們廣東八十多年，沒有出過鼎甲，我破天荒中了個狀元，只怕廣東的天也光了呢！」叔姪兩個，如同做夢一般，說了半天，宗孔方纔說明來意，求借二錢銀子買米，貴興給了他，拜謝回去不提。

有話則長，無話便短，轉瞬臘盡春回，陳大人由京中寄了信來，說是諸事辦妥，準備來吃喜酒，貴興又是一樂。等到五月，除了孝服，又過了幾時，考過遺才。一日接到京報，廣東正主考，果然是姓王的，副主考姓李，心中無限歡喜。等到八月初六，宗孔便來送場，一連三場的送場接場，都是宗孔在那裏忙。三場既畢之後，貴興便天天在家中飲酒作樂，心中是穩穩的放着一個舉人老爺的了。更有那宗孔格外巴結，先就到招牌店裏，打聽做匾額的價錢，又到木行裏去問旗杆木的價錢，又到刻字店裏去問刻硃卷的價錢，……今天問一樣，明天問一樣，問了來，便去討好貴興，把好好的一個凌貴興，只弄得如醉如癡。眼巴巴望到九月初八。

這一天，說是明天要開榜了，貴興便起了忙頭，不知他忙的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盼鄉榜焦心似沸 講風水信口開河

却說丙午這一年，廣東鄉科，定在九月初九日放榜，到了初八這一天，凌貴興就起了忙頭了，拉了宗孔，商量開列菜單，預備定酒席，請喜酒。又取過黃曆來，看了開賀的日子。又進去叫何氏，預備賞報子的賞錢。新買來的京靴，恐怕不合腳，又穿上了，在廳上走了幾次。這一天的晚飯，竟是未曾下咽，到了初更時候，忽然又肚餓起來。此時宗孔已經來幫忙了兩三天，聽見貴興肚餓，便叫人搬上酒菜來，陪着貴興吃酒。貴興忽然怔了一怔道：「此刻已經寫榜了，不知可曾寫到「凌貴興」三